

内生型发展*

——长江经济带建设的路径选择

贾佳¹, 张文明²

(1.上海市立信会计学院外语学院, 上海 201620; 2.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上海 200241)

摘要: 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思路指出“本土区域发展模式和绿色生态是整个建设目标的核心”, 这是内生型发展的路子。内生发展模式就是要保证地方经济体系转型过程的自主权, 而它通过强调地方社会行动者的决策过程中心地位和控制并内化外部知识和信息的能力来实现。这个过程应该以“社会包容力”的生产为基础, 在地方社会的共同体的层次上建立“转换社会和经济体系的能力”、“应对外部挑战的反应能力”、“社会控制能力”, 并强调这种能力即为“集体知识”的生产能力。简而言之地方领导是在集体授权基础上的能力集合体, 而这种能力恰恰是完成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 内生型发展; 长江经济带; 路径

中图分类号: F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404(2015)67-0034-07

从1975年瑞典哈马绍财团在联合国特别经济会议报告(《What Now》)中第一次使用了“另一种发展”(Another Development)概念开始, “内生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开始被广泛关注与讨论。这种讨论在后工业化之后的欧洲开始, 迅速波及到了“快速后发工业化”之后的亚洲, 其关心的一个主要议题是: 工业开发型城市化及资本流动型全球化背景下, “本土区域”的急剧“空心化”和“衰竭化”问题如何解决? 讨论主要在欧洲的英国和亚洲的日本展开, 其主要观点是: 以全球化为背景的工业化和货币一体化正在使得后发区域面临发展的困境, 要改变这种状态就需要培养区域的内生发展能力, 以形成“后发发展效应”。

类似讨论, 同一时期在中国也曾经被广泛提起, 但是, 它却是以国民国家“自力更生的‘大跃进’模式”发展重工业(农业被明显忽略)对抗西方世界的方式提出, “以人的基本精神与传统为基础, 尊重发

展多样性, 重视‘区域’存在与自立”的内生发展思想被阵营对立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目前, 中国的发展正在面临着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低谷期”, 中国已经成为区域内的第一大经济体, 总体上看“向外”发展的动力正在减弱, 如何盘活“本土资源”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 国务院印发《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部署将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意见》指出“在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发展面临诸多矛盾的背景下, 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有利于挖掘中上游广阔腹地蕴含的巨大内需潜力”。我们看到, “内需”实际上成为了新一轮发展的重要切入点, 而这一过程在, 西方发展的过程中也同样发生过——即, 强调内生发展的路子。本文通过对内生发展理论在欧洲和亚洲的演进过程进行分析, 试图从内生发展理论的视角对“长江经济带”策略进行诠释。

1 内生发展理论的提出

内生型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上个世纪末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是一个常用的术语, 而在同时期的中国则鲜有提及。在西方它作为一个理论被广泛运用到区域发展(rural development)的

收稿日期: 2014-10-14

作者简介: 贾佳, 讲师, 日语系副主任, 主要从事中日金融政策的比较等方面的研究; 张文明, 教授, 副院长, 中国致公党上海市普陀区委员会副主委, 致公党上海市委员会参政议政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致公党中央理论研究会副主任, 主要从事中国农村社会发展与组织建设等方面的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农村新型社区化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课题号: 13BSH022) 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课题号: 13&ZD043) 之子课题《在地农民的内生发展与就地城镇化》的阶段性成果

相关研究中。但是,即使讨论诸多,却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欧洲的讨论注重强调本土资本的开发与强化,亚洲则更加重视“传统再造”及“多元主义”,其分歧展现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欧亚特色。

1.1 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

继 1975 年报告之后,哈马绍财团 1977 年出版了《另一种发展(Another Development)》,在该书中,针对经济成长优先的发展模式,提出了五点主张:(1)发展的目标,不只是财物的无限度增加,而是应指向满足人们物质及精神的基本需求;(2)应尊重发展方式的多元性;(3)应该是自立的;(4)环保的和健全的;(5)需要应对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①在此基础上,日本学者西川润^②,对内生发展模式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1)内生发展模式有必要转换经济学的基本理念,而实现经济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应该把人类的人性发展作为终极目标;(2)内生发展应该否定他律型、支配型发展理念,建设分化整合、人类解放等多元共生的均衡社会;(3)内生发展的组织形态应该与参加型、合作主义、自主管理的社会心态相关联;(4)内生发展应该具备以地方分权与生态重视为基础的自立性、恒常性特征。

作为国际开发理论最初以文本形式提出是在 198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撰的《内生发展战略》一书中,该书认为:“内生的和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有两个基本要求:在形式上,发展应该是从内部产生的;在目的上,发展应该是为人服务的。”^③1990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以“人类发展报告”的形式把此观点进一步展示,指出:开发的目标应该从经济成长向人的成长、能力重视及多元选择等方向转换。^④

1.2 经济学的视角

首先,在欧洲的讨论中,主要围绕资本与市场如何促进生产力发展展开。Guglielmo Maria Caporale, Peter Howells 和 Alaa M.Soliman 主要从重新审视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他

把长期内股票市场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作为理论依据,认为内生型增长模式的假设是在金融发展通过投资水平对生产力水平产生影响上引起更高的经济增长,其数据模型表明,经济增长业绩与金融发展、科技和收入分配相关。这一研究通过从四个国家的抽样中所取得的证据实证探索了经济发展的因果增值技术,认为投资型生产力开发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路径。^⑤与此同时,它也对“投资依赖”进行了适当反思:认为在传统的增长理论中,增长速度是外生型技术进步的一个积极功能,但是,经济发展并不是与经济增长相关的,而是与每名工人的有形资本(比如工人的福利及权利——作者注)相关。^⑥与此讨论不同,Dennis A.Kopf 详尽讨论了内生增长理论(EGT),认为内生增长与新古典经济学模式不同——经济的长远增长是内生性的,或者受人为决定所驱使,并强调资助教育和研发将是保证长期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⑦。Sapir F, Hue K.认为近期的政策研究报告也支持这种观点,声称相比美国来说缺乏教育支出是导致经合组织国家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⑧科技发展的投入者一般来说主要是地方政府,这种投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内发的过程,简而言之,投入型经济增长表面上看是外发过程,但是实际上其主要目的是促进投资主体的“能力提升”,这本身就是一个“内在促进”的力量。

其次,与欧洲的讨论局限于技术层面不同,日本的研究更加趋向操作化。宫本宪一通过其对战后日本区域开发的研究提出了“宫本内生发展理论”。宫本在其《城市经济论》中提出“为了破解大都市发展迟滞问题,应该深入确立大都市的自治能力,以引导开发投入模式让位于内生发展模式,‘城市文化’应该向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农村文化’学习”^⑨。以此为起点,他对内生型发展作了如下定义“区域的企业及组织应该基于自主学习确立发展规划,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利用以不破坏环境为前提

① ② 鶴見和子,川田侃,(1989)『内発的發展論』,東京大学出版会。

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生发展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④ 守友裕一,(2000)『地域農業の再構成と内発的發展論』『農業經濟研究』第72卷2号。

⑤ Guglielmo Maria Caporale, Peter Howells and Alaa M.Soliman (2005), Endogenous growth models and stock market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four countries.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 pp. 166.

⑥ Pagano, Marco (1993), Financial Markets and Growth an Overview.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7, pp.613.

⑦ Dennis A. Kopf (2007),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applied: strategies for university R&D.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0, pp.975-978.

⑧ Sapir F, Hue K. (2004) An agenda for a growing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⑨ 宮本憲一(1980)『都市經濟論—共同生活条件の政治經濟学』,筑摩書房,第348-349頁。

的有效资源,建立以自治为基础的以提高本区域民众福祉为目标的符合自身文化特色的经济开发模式。在此基础上,作为自身发展的内生方式应对外生型开发,不是简单拒绝外来资本与技术,而是应该以区域企业、工会、行业协会作为组织、个人、区域自治体的主体来自主决定是否引入发达区域的技术和资本”。^⑩在诸多的讨论基础上,宫本对区域经济社会内生发展提出了4点主张^⑪:(1)区域开发不是大企业和政府的简单投入型事业,应该以现地的技术、产业、文化为基础,以区域内的市场为对象推进以现地民众为主体的学习型和规划型发展模式;(2)开发是以保护环境为前提的,终极目标是建立环境优美的和谐社区,这一过程应该遵循提高现地民众福祉和文化繁荣——即尊重现地居民基本人权为总目标的开发模式;(3)不应该限定特定的产业业种,应该积极推进产业形态的多样化,并建立与区域产业高度相关的在所有生产阶段区域民众据可获得附加值分配的企业制度;(4)建立民众参与制度,自治体作为民意的代表,具有超越规划决定资本运作及土地利用的自治权。归纳来看,宫本内生发展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坚持开发不应该局限于经济,而是应该注重环境、社区、福祉、文化的均衡发展;第二,方法上应该考虑区域原有产业形态,在与原产业建立必要联系的基础上把产业附加值以及社会剩余价值还原给区域的福祉、教育以及文化建设;第三,行动主体应该是区域自治基础上的民众,但要求民众强化学习。关于第三点,宫本认为“农村内生发展的成功案例应该值得肯定,农村的自治体及产业组织的代表‘农协’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⑫。

1.3 社会学的视角

内生发展作为经济学理论提出后,很快被社会学者从发展的视角进行解读,总的观点是: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形式,而其终极显示是人的发展。

首先,欧洲学者对发展的讨论更多集中在价值取向方面。德尼·古莱认为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美好

生活、公正社会与尊重大自然,他指出有三种价值观是所有个人和社会都在普遍追求的目标:最大限度的生存、自尊和自由。^⑬弗朗索瓦·佩鲁提出整体的、内生的和综合的、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整体的发展史指人类整体的各个方面;内生的发展指从内部自力更生,但不排斥国际合作;综合的发展指在工业和农业、对外贸易和内部的生产、资源开发与环境等方面有机的协调;以人为本的发展指开发人的潜力,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发展的目标是为一切人和人的全面发展。^⑭从学者们对“发展”概念的论述,发展是一个综合的、全面的发展,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为了人类的进步和满足人类的需求。内生发展的初衷就在于不应牺牲传统文化以提高经济增长,而相反要借助本地资源,结合传统文化从内部进行发展。

其次,1976年日本学者鹤见和子在日本首先倡导“内生性、自生性发展论”。鹤见提出这一理论主要是针对“水俣病”事件的实地调查后展开的,她提出自己对内生发展的定义。“内生发展,是指实现人类共通目标的一种途径、模式及其形式多样的社会变化过程。所谓共通目标,是指地球上的人群及其集团创造出能满足衣、食、住以及医疗的基本要求,并能发现人的种种可能的发展条件这一目标。其中包含了在人们相互协作下变革国内以及国际的不平衡结构这一命题。实现目标的途径、社会形态、生活方式,是不同地区的人群及其集团按其固有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的要求,参照外来的知识、技术、制度而自律地创造出来的。”^⑮鹤见认为“应该以‘区域’作为内生发展展开的基本平台”,在此“区域应该成为原住民及流动人群相互交流、创造共同价值纽带的场所”这种共同价值就是“传统的再造”,“所谓传统,是某个区域或群体可以代代延续的结构,这种结构包括‘意识结构型’、‘社会关系型’、‘技术型’三种类型”。她认为建构这种传统的主体是“作为精英的区域小民”,即“内生发展就是探索小民的创造性”。^⑯

⑩ 宫本憲一(1990)「地域の内発的發展をめぐって」(講演)『鹿兒島経大論集』第30卷4号。

⑪ 宫本憲一(1989)『環境経済学』,岩波書店,第346頁。

⑫ 宫本憲一、遠藤宏一(1998)『地域経営と内発的發展—農村と都市の共生をもとめて』,農産漁村文化協会,第269頁。

⑬ (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⑭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01页。

⑮ 鹤見和子:《内発的發展論の展開》,筑摩书房,1996年版,第9頁。

⑯ 鹤見和子:《内発的發展論の展開》,筑摩书房,1996年版,第30頁。

综上,内生发展理论主张,发展应该是以区域内人的基本能动性为前提的一种均衡发展,作为基本手段的开发要充分注意环境及民众生活质量的改善,其决定权在于现地民众而不是开发主体的政府及企业。这些都对中国目前正在考虑推进的长江经济带建设具有借鉴意义,过去那种完全考虑经济效益不顾本土优势的模式显然应该摒弃,而应该推进绿色、可持续的再开发。

2 内生发展理论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应用

20世纪末西方内生发展理论已经不再讨论全球化的问题而是更多的把视角转向本土区域内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其经典问题是:本土如何发展以应对日益差异化的全球贸易?研究认为,内生型发展进程应该强调本土力量以应对全球化的经济力量。这种发展意味着借助当地资源,发挥自我维持的一个过程^①,这一进程在本土经济^②、弹性的专门领域^③和工业发展^④的背景下推动。在探索区域发展过程中,强调的“自下而上”的战略已与先前主导的“自上而下”或外源性发展范式^⑤截然不同,区域机构的本土网络作用隐含其中^⑥。认为机构的本土网络要去刺激或引导独立存在其中(机构的背景)的内生发展能力,这里“机构”概念可延伸到包括地方的管制代理商、本地政府、公共和私人组织,例如银行、教育、文化范围,和正式自治组织。这就是多元化的一个解释,即一个本土模式通过全球的经济网络对本土经济的边缘化问题进行回应——简而言之,本土模式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引擎,对它的重视

及研究是至关重要的。^⑦

2.1 内生发展的路径及方法

内生发展主要从直接市场^⑧、有机农业^⑨、具体食物生产^⑩和农业多样化^⑪四个纬度展开。Iacoponi^⑫运用处理、转换、管理成本提供了本土内生发展得以抵制或提升同全球化竞争能力的理论依据,他们提出了九项具体指标:(1)一个自我为中心(self-centred)和发展的本土进程;(2)基于本土可获得的资源(自然的、人为的和文化的);(3)依赖的,生产本土具体产品和服务;(4)原始组合的社会关系、市场和将本土特征转换成资源的技术能力;(5)为本土资源提供一个新的动力;(6)管理成本高于处理和转换成本;(7)留于本土的发展优势;(8)对发展进程的本土控制;(9)本土价值的发展。这九项指标是目前为止讨论本土内生型发展的最为完备的体系,认为本土是基础,动力从本土资源中产生,走本土进程的道路,在本土发展优势上成熟化,并提供行之有效的控制机制,为本土资源的有效利用发挥促进作用,即提供新的动力。而二、三是内源性发展的表现形式,四、六是衡量内生发展的具体指标。目前,根据对欧洲的相关研究,被认为这九项指标是有效并实用的,它较好地促进了区域的均衡发展。

20世纪末后此类研究发生了转向。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 Christopher Ray 着重关注于地域身份,目的是表明身份建构与地方建构之间的联系。^⑬

2.2 内生型发展中的领土身份

Christopher Ray 指出地域身份建构(领土身份—笔者注)的目的在于制订战略和落实到地方组织中,这种地方组织可以使本土化协调更多的有

①② Amin, A. (1994), The Difficult Transition from Informal Economy to Marshallian Industrial District. Area 26.

③ Cox, K.R. (1995), Globalisation, Compet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Urban Studies 32, pp.213-224.

④ Schmitz, H. (1989),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 a New Paradigm for Small Scale Industrialization? Discussion Paper 26. Brighton: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University of Sussex.

⑤ Goodman, E., J. Bamford & P. Saynor, eds., (1989), Small Firms and Industrial Districts in Italy. London: Routledge.

⑥ Barke, M. & M. Newton (1997), The EU LEADER Initiative and 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3, pp.319-341.

⑦ Ian Bowler (1999), Endogenou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90, pp.260-271.

⑧ Bowler, I. (1982), Direct Marketing in Agriculture: A British Example.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73, pp.22-31.

⑨ Lampkin, N. (1990), Organic Farming. Ipswich: Farming Press.

⑩ Moran, W. (1993), The Wine Appellation as Territory in France and California.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3.

⑪ Gasson, R. (1988), Farm Diversific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39, pp.175-182.

⑫ Iacoponi, L., G. Brunori & M. Rovai (1995),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the Agro-industrial District. In: J.D. VAN DER PLOEG & G. VAN DIJK, eds., Beyond Modernisation: The Impact of 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pp. 28-69. Assen: Van Gorcum.

⑬ Mamadou Ndoye (1997), Globalization,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in Africa. Prospects 27, pp.83.

效外部力量。该方法试图以提高本土化的意识作为发展政策和行动单位。^⑩换言之,只有区域自组织对地域身份的认同才能组织自身的集体力量帮助其抵抗外来力量的侵袭,才能摆脱区域只做为行政单位发挥其作用的“虚无形象”。

这个假设是本土经济的福祉(在任何亚国家范围,从一个地区到一个城市(村庄)或者它的周边地区)可以通过以资源为基础的发展实现,而实现这一过程的行动则是自然的、人为的、本土化所固有的^⑪。发展需要复原本土经济活动(而不诉诸依赖流动资本),也需要处理与本土社会基础设施和生活质量等其他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即无论发展行动的形态如何都应该立足于设计和执行的本土参与过程(从而产生主人翁责任感和领土发展的承诺并要按照本土意愿提供一种机制以控制发展过程)。这种行动过程简而言之就是向内看以不断发现、收回或创造领土身份。这一身份的主要来源是文化、历史或物质的(景观/建筑),关注点从地域自治体转向公民团体,包括公民的创新、创业精神和资本(财政的和智力的)。现代性反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我认同和广泛社会变革之间的辩证关系。地域是同时具有全球性和地方性的特质的,而在相反的背景下行动者通过各种形式的战略干预来实现现代性反思。身份在区域发展的领土方法中处于中心位置,我们可以将其概化为公民团体,随着身份的确定:可标志与其他人的不同;使公民提高类似于“在团体中”的意识。^⑫对此,Mamadou Ndoye 进行了进一步说明,认为内生型发展假设文化身份的必然提升,而建立在外生基础上的行为模式、文化和生活方式是无法对本土模式发挥作用的。例如,非洲的教育必须服务于加强非洲文化身份,这将集合并树立鲜明的非洲文化特质。只有有了自己鲜明特质之后,非洲才能最终成为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对非洲做些具体的贡献。^⑬

2.3 内生型发展中的领导者

Gioacchino Garofoli 认为内源性发展的模型保证地方经济体系转型过程的自主权。它通过强调地方社会行动者的决策过程中心地位和控制并内化外部知识和信息的能力来实现,还通过假定普遍地发展自我维持过程。这个过程转型是以地方特征和政府资金变化的能力为基础的。^⑭这一过程的实现,简而言之就是通过行动者的“公共参与”确定精英领导团队的过程,一个行之有效的系统需要两个“终端”和更具有协调能力的“中介者”。一方面,行动者的公共参与是“民主”的象征,自治组织的发展控制权在行动者手中。而另一方面,可以防止精英的集权化而趋向外生领域。最终使得自治组织是在一个公共框架下运行,并保证内生型利益的有效分配。

Mark Shucksmith 认为内生发展较早尝试的另一个相关的难点是确保在发展过程中所有本地居民的充分参与;通常他是在地区发展过程中占主导的当地知名人士,以排除被边缘化的个人和团体^⑮。一个例子是英国区域的发展过程中以相对狭小的“象征主义”参与为标志为特征^⑯,虽然有些领导集团在这方面一直在创新,但是这是有局限的。这一过程中,领导者并没有很好的把“集体”当成其自身的社会资本,而是过多的把以财政目标为导向的检测及评估作为主要的工作方向,从而忽视了集体组织的“能力建设”,这导致资源分配出现“倾向‘输出’方式”而不是本土福祉,而这一过程本身强化领导者社会资本分配的绝对权力,从而将边缘群体排除在外,不能让他们发挥民主权利。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领导者确立过程的程式化和迟滞,全体居民没有能够较好的参与领导者的产生过程。

Gioacchino Garofoli 认为,内生发展模型要保证地方经济体系转型过程的自主权,而它通过强调地

^⑩ Christopher Ray (1999),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 the era of reflexive modernity.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5, pp.257-259.

^⑪ Lowe, P., Ray, C., Ward, N., Wood, D. and Woodward, R. (1998) Participation in rural development: a review of European experience. Research Report, Centre for Rural Economy,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⑫ Ray, C. (1997) Towards a theory of the dialectic of rural development. *Sociologia Ruralis* 37(3), 345-362.

^⑬ Mamadou Ndoye (1997), Globalization,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in Africa. *Prospects* 27, pp.83.

^⑭ Gioacchino Garofoli (2002), Loc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theoretical models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9, pp.228-229.

^⑮ Curtin, C. and A. Varley (1991) Populism and petit capitalism in rural Ireland. In S. Whatmore et al. eds, *Rural enterprise: shifting perspectives on small-scale production* (London: David Fulton).

^⑯ Goodwin, M. et al. (1999) Partnership working in rural regeneration, Findings 039 (York: 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方社会行动者的决策过程中心地位和控制并内化外部知识和信息的能力来实现。这个过程应该以“社会包容力”(social capability)的生产为基础,在地方社会的共同体的层次上建立“转换社会和经济体系的能力”、“应对外部挑战的反应能力”、“社会控制能力”,并强调这种能力即为“集体知识”(collective intelligence)的生产能力。简而言之地方领导是在集体授权基础上的能力集合体,而这种能力恰恰是完成本土化的关键所在。

综上,基于欧洲内生发展以应对全球化和工业化挑战的过程中,人们注意到本土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只有本土社会具备基本的“可抗衡”能力,才能实现“均衡性”的目标。对此 Nemes 认为内生发展的概念是与一个更为现代的发展概念相对应而被推动的,而不是简单的二元论^③,是一种混合视角^④,区域发展的内生型组织运作是为了加强一个而不是在反对另一个^⑤。Christopher Ray 认为政治词汇和欠发达地区的社会经济是导致内生发展在区域开发中得以讨论的起因。对于区域而言资本、创新、管理以及技术往往被界定为外生指标,而决策力量和维持领土发展动力的力量以及领土自主权却常常被忽视,内生型发展的任务在于重新复兴这个在全球化时代被冠以对立的、保守的领域,以实现均衡发展和和谐共生。

3 长江经济带建设:一个内生发展的进程

《意见》指出,长江是货运量位居全球内河第一的黄金水道,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打造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有利于挖掘中上游广阔腹地蕴含的巨大内需潜力,促进经济增长空间从沿海向沿江内陆拓展;有利于优化沿江产业结构和城镇化布局,推动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有利于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作互动格局,缩小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有利于建设陆海双向对外开放新走廊,培育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有利于保护长江生态环境,引

领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从《意见》的内容我们发现:建设本土区域发展模式和绿色生态是整个建设目标的核心。这正是欧洲后工业化时代和后发工业化的亚洲日本 1970 年代以来所开展的工作——走内生型发展的路子。中国目前进行的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应该充分吸收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建设过程中要充分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区域规划服从整体规划,但是要充分发挥区域的“本体力量”解决区域内急迫的问题,形成自己的差别化和多元化发展模式;第二,要充分尊重“人”的因素,在这轮建设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人们的生活品质的提升,回应本土居民的“诉求”,让人们成为区域发展中的主体;第三,要充分做到“绿色的协调发展”,建立制度规范约束区域的“GDP 主义”,使长江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经典模式;第四,发挥区域的“资源优势”,并对该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可建立该区域的“资源清单”,推进协调、整合、合作、共生的系列制度建设;第五,确定“内生”的发展目标,积极引进和吸收“外生”经验,形成带动效应,建设中国独特的开发型文化。

参考文献

- [1] 鹤见和子,川田侃.内発的発展論[M].東京大学出版会,1989.
-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生发展战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 [3] 守友裕一.地域農業の再構成と内発的発展論[J].農業経済研究.2000,72(2).
- [4] 宮本憲一.都市経済論—共同生活条件の政治経済学[M].筑摩書房,1980:348-349.
- [5] 宮本憲一.地域の内発的発展をめぐる(講演)[A].鹿児島経大論集.1990,30(4).
- [6] 宮本憲一.環境経済学[M].岩波書店,1989.
- [7] 宮本憲一,遠藤宏一.地域経営と内発的発展—農村と都市の共生をもとめて[M].農産漁村文化協会,1998.
- [8] (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③ Lowe, P., J. Murdoch and N. Ward (1995) Beyond models of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development. pp. 87-105 in J.D. van der Ploeg and G. van Dijk, eds Beyond modernization (Assen: Koninklijke Van Gorcum).

^④ Ray, C. (2000a) Culture economies (Newcastle: Centre for Rural Economy,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⑤ Nemes, G. (2005) 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 the concept and its operation. Discussion Paper, No. MT-DP. , (Budapest: Institute of Economics,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policy.hu/nemes/publikaciok/muhelytaulmany2005_6.pdf Accessed 6 March 2007.

- [9]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 [10] 鹤見和子.内発的発展論の展開[M].筑摩书房,1996.
- [11] Amin A. ,The Difficult Transition from Informal Economy to Marshallian Industrial District[A].Area 26,1994.
- [12] Cox K.R. Globalisation, Compet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J].Urban Studies 32,1995.
- [13] Schmitz H.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 a New Paradigm for Small Scale Industrialization? [D].Brighton;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University of Sussex,1989.
- [14] Goodman E., J. Bamford & P. Saynor, eds., Small Firms and Industrial Districts in Italy[M].London;Routledge, 1989.
- [15] Barke M. & M. Newton.The EU LEADER Initiative and 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3,1997.
- [16] Amin A. The Difficult Transition from Informal Economy to Marshallian Industrial District, Area 26[M].1994.
- [17] Ian Bowler.Endogenou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J].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90,1999.
- [18] Bowler I. Direct Marketing in Agriculture; A British Example [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73,1982.
- [19] Lampkin N. Organic Farming [M]. Ipswich; Farming Press, 1990.
- [20] Moran W. The Wine Appellation as Territory in France and California[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3,1993.
- [21] Gasson R. Farm Diversific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J].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39,1988.
- [22] Iacoponi L., G. Brunori& M. Rovai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the Agro-industrial District. In: J.D. VAN DER,1995.
- [23] PLOEG & G. VAN DIJK, eds., Beyond Modernisation: The Impact of 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Assen; Van Gorcum.
- [24] Ray C. Towards a theory of the dialectic of rural development. Sociologia Ruralis ,1997,37(3).
- [25] Mamadou Ndoye.Globalization,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in Africa[J].Prospects 27,1997.
- [26] Gioacchino Garofoli.Loc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theoretical models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9,2002.
- [27] Curtin C. and A. Varley.Populism and petit capitalism in rural Ireland. In S. Whatmore et al. eds, Rural enterprise; shifting perspectives on small – scale production (London;David Fulton) ,1991.
- [28] Goodwin M. et al. Partnership working in rural regeneration, Findings 039[M].York;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1999.

Endogenous Development

——Path Selection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JIA Jia¹, ZHANG Wenming²

(1.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Shanghai Lix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Shanghai201620, China;

2.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200241, China)

Abstract: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mode and green ecology are the core goal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which are also effective ways towards endogenous development. Endogenous development calls for the autonomy during the transition of local economy, and can be achieved by emphasizing on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local actors in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s well as controlling external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 production of social capacity, this process should build abilities to transform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 to cope with the external challenges, to control social society and to stress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of collective knowledge. In a word, local leaders and officials must be the combination of varieties of abilities under collective authorization, which are the keys for the regional linkage development.

Key words: endogenous development;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path